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五經蠡測卷一



詳校官主事銜_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五經蠡測目錄

第一卷

易

第二卷

書

第三卷

詩

序說

國風

第四卷

詩

小雅

大雅

第五卷

詩

頌

第六卷

春秋

禮記

闕

右五經詩說獨多易書次之春秋為少禮

記亡闕今猶題曰五經蠹測仍其舊也浮梁
閔文振識

臣等謹索五經蠹測六卷明蔣悌生著悌生
字仁叔福寧州人洪武初舉明經任本州訓
導嘗以先儒訓釋經傳有未洽於心之處因
推究本旨旁通諸說以証明之夫說經之家
至宋而義理始密亦至宋而學問始岐其深
者潛心聖賢之秘蘊毫釐剖析一掃拘泥訓

詰之習其淺者盛氣矜心務為高論遂徵實
少而空言多其守師說者堅持門戶尺寸不
踰其逞臆見者至於竄改經典而不恤悌生
生于明初獨作此書以與為平反雖所言不
必盡無瑕疵然詞必稽古不為支離語必自
得不由附和亦可謂卓然自立者矣乾隆四
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二百六十二

經部

五經蠡測卷一

明 蔣悌生 撰

周易

大象

上一句是天地萬物之象下一句是人事萬物有自然之象故人事有當然之則以用也萬物本乎天人能取法于天用天之道以修人事則事事當理而不

違帝則矣

大象之例雖一律然六十四卦之中亦隨時取象取義未免變易小殊有取法而修

已德者如乾坤之類是也大抵此義居多亦有法其象而修人事者如師比履頤之類是也有懲其失而致戒者如訟剝之類是也有因其時而隨所宜者如屯蒙隨之類是也有兼理義時意而言者如泰否同人大有之類是也有當其時而無所為者如需卦之類是也有因其名而廣其理者如節渙之類是也有繹其意而施諸用者如豫卦之類是也有推其理而致其功者如噬嗑豐之類是也是以是數者求之六十四卦之中大抵不越乎此然其用

天之道以修人事則一而已

卦爻中陰陽交錯剛柔相應

天地間一陰一陽而已六十四卦皆陰陽交錯而成

自始至終皆二卦相對待乾坤坎離頤大過復姤剥
夬中孚小過此十二卦六爻陰陽各相對待其餘卦
皆卦體翻轉相對待乾交于坤為咸恒坤交于乾為
損益咸恒坤外乾內陰包陽有男女交構之象故二
卦彖辭多取男女交感之義損益乾外坤內陽包陰
有君上統民之象故二卦多取民事損益之義剛柔
相應乃卦中大義凡卦爻皆以相應而致吉亨不相
與而致凶咎凡卦八純卦皆無應與六爻皆有應與

惟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八卦為然蓋乾坤為萬物之宗六子之父母二卦純體對待于上兩相應與非如他卦陰陽交錯自為應與乾坤二卦三索而成八卦八卦交錯而成六十四卦然後萬物生焉乾坤之德廣大故彖辭只贊其德之盛言之不足又作文言以敷暢其義不必言其應與而彖辭中所謂資始資生順承德合等語又即含剛柔應與之義乾坤居首屯次之彖辭先言剛柔始交而難生首發剛柔應

與之義所以明天地不交剛柔不接則萬物無由生
天地交剛柔接然後萬物生生不窮他卦中但有剛
柔相應彖象必取其善在二五爻尤為至善彖辭不
言者鮮坎離亦不言應與者坎中實有篤實之德離
中虛有文明之德亦兩相應與不待言也萬物皆天
地所生故乾坤居上經之首民生非水火不食故坎
離居上經之終乾坤二體交而成咸恒居下經之始
坎離二體交而成既濟未濟故二卦居下經之終乾

坤為天地陰陽之全體咸恒為人道陰陽之大用坎
離為天地水火之全體既濟未濟為人事水火之大
用震巽艮兌為雷風山澤于民生日用視水火為差
緩故此四卦混繫于下經雜卦之中聖人序易篇次
亦不苟也乾坤二體互分上下為泰否六爻皆有應
與彖辭不言者天地交而萬物生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生此義尤大故彖辭直言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而
不取應與之義至艮卦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未

濟之終又言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可見此義甚大

三三乾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程傳云淵龍之所安朱義謂淵為空洞不測之所雖小異大抵或字

為未定之辭文言明說或之者疑之也疑之故无咎蓋聖人到此位此時居臣民之上人君之下位已逼于君故不敢有固必之心若有固必之心則危而有咎矣後世大臣世子居逼君之地居之無忤行之不疑而卒致大咎者多矣不知或字之義也

文言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

易乎世

程傳解不易乎世謂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朱義曰不變其所守當反覆讀經易字恐此易字當

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之易同義蓋言道之行則可以變易世俗道既不行不能變俗是以不能成名既不能成名則宜退避而隱然不見是而愠者常情也不見是而元悶者聖人之德之盛也雖然聖人之心曷嘗一日而忘天下哉行道而濟時者聖人之心故曰樂則行之不用而隱遯者非聖人所願欲也故曰憂則違之雖然其進其退莫不求至理之所在未嘗枉道以徇人也故曰確乎其不可拔若易字作不隨世而變說則與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之義同與下文確乎不可拔語似重複若作不能變俗說則于潛隱之義為切文意亦順

九二龍德正中

程傳曰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此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此正中字與他卦

正中義異他卦九居五為居中得正九居二為中陽居陰位為不正中重于正中則無不正正未必中此

他卦二五爻之例惟乾卦九二言其德其位正合乎中其德已盛其施已博但未居君位耳非他卦可比

九三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聖人處此地位進則逼于上而時或

未可退則人共知而不得潛最人所難處也聖人惟務進德修業而已時進則進時止則止我何心哉於我何與焉若出於有意則驕憂生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時字正解爻辭終日夕之義見聖人省察之心斷也無少間

進德修業

此四字乃一章之綱領忠信所以進德乃進德之基本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為進德之大

用修辭立誠乃修業之本體知終終之為修業之成功上二句皆以所以貫之言惟其根本如此是以能如此也下二句皆以可與貫之言惟其積功如是是以可與如是也進德字與至字相應居業字與存字

相應進則必期所至居則欲其常存朱子言夫子繫辭最精密可玩味此類是也居上不驕在下不憂至

雖危无咎則進德修業成功之效驗也

九四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欲字可見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之意非為邪非

離羣便見確乎不拔之意莫非聖人事雖所處之時位不同而處之之道則無二致九四之位已逼君其進退之難尤甚於九三故或上或下非有心於為邪或進或退非有意於離羣但看時之可否時之可進而上可退而下皆隨時之宜初無恒無常皆疑而不敢必之辭皆釋九四又辭或字之義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學聚問辯即進

德之事寬居仁行即居業之事前於九三言此復於九二言之所謂有隱顯而無淺深者此也

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

不在人

此一節申言危惕之義及或字之義於九四加中不在人一句可見九四地位視九三其進退

上下尤為難處可見惟隨時爾○人指九三

䷁ 坤

元亨利牝馬之貞

程傳作四德說朱謂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其義為密乾文言曰不言所利

大矣哉坤即言所利他卦皆然可見朱義密

六三象曰或從王事以時發也

程傳謂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故從而

明之今詳爻辭或字已有此義言人臣之道雖當含晦其章美而貞固守此然於王事當為之時亦或可

從又不可一守晦默無為但不可有其成功以終
王事則為臣之道得矣象文以時字正釋或從字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龍即乾卦六爻之龍也坤象不
得稱龍稱龍戰者言陰與陽敵

也臣子之於君父妾婦之于其夫其盛已極勢與為
敵浸生陵替不安其分呂武之禍滔天不可言又如
唐太平安樂二公主斜封墨敕所謂疑於无陽也于
野者出其分外之地也非常道也悖理犯分事必无
成故致兩傷如呂武可見嫌于无陽此无字當與無
獻子之家之無同謂不有之也謂其嫌于无陽故稱
龍以明陽未嘗无如臣子雖有無君之心而君父之
尊自若非所宜犯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血陰屬
如臣子雖有犯分之舉而終名為臣子是未離其類
也其血玄黃只是形容兩傷形狀不祥之徵其象如
此凶不言可知聖人於陰極之爻發此義垂訓大矣
○天地間一陰一陽相為消長循環不窮如剝卦剝

于上則復于下純陽之月陰已生於下純陰之月陽生亦然未嘗无也自天道言之陰從陽坤承乾常道也何可相无自人事言之小人盛極必生無君之心故聖人於坤上六爻特發此義其曰嫌于無陽嫌之一字可見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亦就人事上說

六二文言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有固

之善安而行
之何疑之有

六三文言曰陰雖有美六五文言曰美在其中陰有陽錯綜然

後成文重陰獨陰安能成文六三陰爻陽位是陰中有陽故曰含章六五亦然故曰文在中也至上六則純陰之極故有嫌于无陽之戒陰雖有美陰含陽故稱有美重陰獨陰不可謂美六三猶未中六五陰居

陽位又居中故曰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比六三德為尤盛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三以陰柔陷于二陰之中全無所見乃昏而不明之

象如入于深林之中左右前後皆無引導指示之人也○小象以禽字與窮字叶韻可見一東與侵字叶詩綠衣風與心叶韓文盤谷歌深與容叶古人叶韻皆不苟

六四求昏媾

指求初九

往吉

指從九五凡退下為來進上為往

象曰求而往

明也

六四雖陰下有初九陽剛為正應又近于九五陽剛之君故曰明六四之明可見六三以陰而復陷

陰中其昏暗宜矣○卦爻有兩利建侯彖辭利建侯指草昧之時當為初九利建侯指一陽在下當建立

為侯以
能匡濟



彖初筮告

指九二

再三瀆

指初三四羣陰有瀆蒙之象六居四以陰居陰承乘應又皆陰

无開發之者其困甚矣蒙六四之才位與屯六三同而蒙六四為甚故爻辭直言困吝而不言所以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突立于前有不

有漸涵浸漬之象君子觀山之象當果決其所行而不為他物所移觀泉之象當涵泳其德使優游厭飫然後為有得

初六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之蒙人之始犯于罪由其心蒙昧未

審于今非故犯者治之之道當寬猛相濟使恩威並行則民易從若專用刑往而不知返則下無完民是可使民有知不犯而脫其桎梏亦刑期無刑之意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陽則明陰則蒙以一陽而統御羣陰故曰包蒙以陽

剛而應與皆陰故又曰納婦以剛中之才在下而任在上陰柔之事又如賢子能幹父母之蠱无往而不也得吉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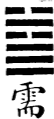
陽為實陰為虛六四陷二陰之

中故曰遠實蒙六四之困亦屯六三之入林

六五童蒙吉

已之才不足而能信任賢才吉孰大焉太甲成王任伊周而致治童蒙之吉也自古

人君蒙暗未有如劉禪者能信任孔明而蜀大治况其他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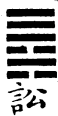


需

需待也以劉健之才遇險陷在前當容忍待時用柔而主靜若不度時勢恃劉忿躁而驟進取敗亡必矣初九去險尚遠以用恒免咎九二漸近險小有言亦以用柔守中而終吉九三已迫于險象復發其義言敬慎不敗六四已傷于險以柔而不競能出自穴故象曰順以聽也上六險陷之極入于穴無可出之理亦以能敬終吉然則需待之時能含忍守敬皆可以免禍需之時義大矣漢楚之爭漢王之傷于血者屢矣鴻門之屈已漢中之受封趣印王齊皆以柔忍須待而終得吉子房平時蓋有得于筮前之占矣出自穴程傳以穴為物之所安朱義以穴為坎陷朱說為密

上六不當位

當字當平聲



訟

序卦飲食必有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此飲食爭訟所由起也

不利涉大川

凡卦辭遇坎有大川之象遇乾則有利涉之理需乾下坎上乾則上進故利涉訟坎

下乾上乾坎違行故不利涉

九二象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爻辭本無此意夫子特發明此義以垂訓言在

下之人當守分不可訟上若不安分則禍患如掇拾然掇如摘花拾芥之屬言最易也○昔有里人為吏欲訟其本官筮得此爻予戒之曰據此占此事切不可作作則必自取凶禍其人不信終訟不已卒至亡

家喪身聖人垂訓為萬世之寶不可不信從也○凡坎卦中實為有孚之象需訟二卦二體皆中實故文皆言有孚但需卦乾內坎外而為需乃陽剛之才待時而動必至光顯亨通訟卦坎內乾外而成訟未能亨通必窒塞危惕又必得中而後吉也○險健始成訟險剛而行剛以險患故六爻質稟居柔皆得吉上九居訟終不言凶者爻辭意謂縱便訟勝尚無所得況有不勝其所喪多矣或者設戒如此暫得之辭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與尸

程傳訓衆主朱義訓撓敗

師徒恐二說皆可兼存言命將出師而又以小人參之則必致敗軍但訓作衆主則與長子帥師為反對其義尤切執言程傳訓奉辭伐罪朱義因上文田有禽訓為搏執以言字為語辭恐程說為密况後世義

兵之舉皆曰仗義執言豈不明甚○又案田有禽恐當時卦爻中必有此象當細觀之此卦上坤為土又以全體觀之本為純坤而一陽來居二爻乾卦九二曰見龍在田以六爻上下而言則二爻正當田位陽動物也為動物來入于田為田有禽之象禽在山林固無事于獵取今入于田則害我禾稼畋而執之宜也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當奉辭薳罪以致討長子帥師可也又以弟子衆主之是自取咎咎也長子指九二弟子指三四皆陰柔小人也或弟或子非一之辭本不宜用乃在上之人以親信之故而以偏愛信任之喪敗誰咎乎



不寧方來後夫凶

當不寧之時必求其可為依歸者而往依之務在速決而勿懷猶豫湯之

湯誥武之武成當時諸侯豈有後至者乎夫程傳謂
強立之稱朱語錄引左傳前夫後夫為證恐皆不必
如此說但男子皆可稱夫下至庶民上至邦君皆可
通稱左氏華元曰夫其口衆我寡指築城民也如漢
祖龍興時良平信等杖策來歸曷嘗敢後又如光武
時竇融舉國內附豈非不寧方來而得吉如隄囂革
降既晚尋復叛逆卒致
亡滅後夫凶之謂矣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師大象曰地中有水師君

子以容民畜衆地中有水與地上有水象頗相近容
民畜衆與建國親侯義亦相類但地中有水未免有
淵潛之象故容民畜衆氣象亦差狹小地上有水則
如江河淮海其象顯著廣大故建萬國親諸侯氣象
極廣大非容民畜衆之可比○凡卦有卦德坎險卦
德也自屯蒙至此凡六卦皆有坎體彖辭皆以險明

其義屯曰動乎險中震坎二卦德也蒙曰山下有險
險而止蒙坎艮二德也需曰險在前也剝健而不陷
乾坎二德也訟曰上剝下險險而健訟坎乾二德也
師曰行險而順坎坤二德至此卦坤下坎上獨不言
險者一陽居九五為君位而衆陰順從之為聖明在
上億兆歸附萬國咸寧之象險字不容言也○又如
蹇曰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坎艮二德也需
險在前剝健而不陷故為需蹇亦險在前既非剝健
之才見險而能止亦可以為智困曰險以說兌坎二
德也節曰說以行險坎兌二德也凡彖辭例先以卦
德擇卦名義然後徐解彖文又如井渙有坎體而彖
辭不言險者井以養民難以語險渙散之時亦不可
言險既濟未濟皆有坎而亦不言險者既濟剝彖皆
當位未濟三陽皆失位此義尤大故畧險而不言也
朱子謂夫子所繫之辭最精密此類可見舉此一
卦之德而論則八卦之德可以類而推矣

初六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案爻辭有孚凡兩更端及盈缶等語象辭皆畧

之直舉初六為言可見比之要道在乎始先始則心有誠後則非誠心爻辭意謂初六之比有孚已得无咎況其孚誠又充實而不尚文飾則其終又當有他吉也有他者出其望外之謂也此義與卦辭後夫凶之意相發明

六三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

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當不寧之時尤宜慎擇馬援見光武曰此時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此之謂也六三陰柔之才而承乘應皆陰所交皆小人安能久而不變春秋之時有朝相盟而暮相攻伐者豈非不亦傷乎之義乎

九五 小象中與禽又相叶

上六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即卦辭後夫凶之義



小畜

小畜以一陰而畜止五陽陰先于陽終非正道故不和而无雨故初九復自道象曰其義

吉也九二牽復吉象曰亦不自失也九三以陽比于陰便得夫妻反目之象其凶可知六四又以巽順而得无咎至九五居尊位而羣陽從之乃有富以其鄰之象吉不言可知至上九則為畜之終陰陽和而雨宜若吉矣乃為之戒曰月幾望君子征凶其警懼之意益深可見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明甚易為君子謀不為人謀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此乃仁者散財以得民之象蓋一陰畜止五陽為君子受

制于小人之時一有君子在上能散己財博施濟衆則衆心歸之必得行其志願其吉可知程傳釋鄰為五陽朱義以鄰為四上二爻恐程說為長泰六四曰不富以其鄰陽實陰虛實則富虛則不富自古雖聖賢豪傑欲舉事必先積財穀然後可動大衆如乃積乃倉爰方啓行之類可見故此二卦二爻之文義富以其鄰事必克濟不富以其鄰事必无成吉凶不必言也○又如謙六五亦曰不富以其鄰以象而言皆陰爻乃言不富以卦德而論則謙德非泰卦小畜可比直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方可以當之德盛為衆心所歸富不富又不足言也

䷃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此上當脫一履字非卦名履虎尾三字乃是占辭分一字作卦名不成文

理卦之所以得名為履者以柔履剛故也。剛履柔常事不言柔履剛不常故言可見聖人好陽而惡陰也。然以卦德而言說而應乎乾以是道而行則雖履危地而不至傷害也。程傳曰履踐也藉也以柔而履藉于剛故為履殊覺費力。縱然如此說履帝位而不疚作履藉說全不通矣。朱義謂和說以躡剛強之後亦是踐履之義後又見朱子語錄云伊川作履藉說甚生則是當時朱子亦已致疑今徐而觀之只是詳玩彖辭文義甚明白平易何用巧說不知程子當時何故主此說程子在日易傳未嘗輕示人常藏在書篋中言俟我長一年見識進一步所見又別及至屬續之時然後出授門弟子恐此等說或猶是未定之論故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一陽在下上無應與為賢才處下上不聞知之象但素其位而行不願乎

其外故象曰
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以陽而居中處柔上無應與為賢人在否守分樂道之象

其所行坦蕩心廣體胖不求聞達者故象曰中不自亂也初二二陽爻頗相類皆以上無應故志在守其素分不思進取若有應而志有所係則不安素願而中心亂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眇本

不能視而自謂能視跛本不能履而自謂能履乃昏庸之才劉愷自用所行皆危陷凶毒之事居臣位而攘竊國柄不良之狀不可殫述故象辭條陳而析解之又一例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四正當虎尾之象本為危地但以志柔故恐懼而得終吉人能

常存戒懼雖危亦免咎也

九五夬履貞厲

以劉居劉正當君位率意而行無所疑忌下無應與又為人臣無匡濟之道有

媚說之象語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正當此爻之義以是而行鮮不危矣


泰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四以陰居柔為小人居大臣之位之象三陽上進其勢強

盛將不可遏小人固位貪祿之心恐其奪已所有故率其黨類協謀拒之故有翩翩不富以其鄰之象翩翩疾貌三陰相連為鄰象其志同故雖不告戒而自有期信故象曰中心願也然小人失衆心故曰不富

雖翩翩疾起中心同欲終必無成此爻辭與小畜九五爻義參看方有味二爻皆不言吉凶而事有成敗則吉凶存焉富與不富異而能以其鄰則同如春秋書齊桓會諸侯同盟于幽之類傳者曰書同盟志同欲也齊桓之同盟同輔王室為美後如晉會諸侯于平丘之類同病楚也伯業衰矣亦書同盟傳者曰欲為善者同為善欲為惡者同為惡與二卦二爻皆曰以其鄰之義相表裏



六二大人否亨象曰不亂羣也

二居二陰之中上應九五陽剛之君終不陷于

小人之黨此爻與復卦六四中行獨復爻義相似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雖有陽剛中正之才足以

休否然當否之時不可不深致其戒故曰其亡乎其亡乎彼小人之固結猶似苞桑然不可輕易視之也其者疑辭如其然豈其然之其恐小人之易進而難退否道之易成而難亡唐五王討武氏之亂而不并去武三思後悔無及豈非不知苞桑之戒乎○泰否二卦陰陽消長恰相似彖辭亦只平解至六爻當陰盛處必為君子思患預防計陰消時即不言之聖人之情見矣

三 同人

初九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未出門之前初無心于同人及既出門之後遇

道同志合者則與之同道不合者則敬而遠之理義勝其私心又何過咎之有

六二同人于宗吝

不顧賢否是非而惟族黨是與此乃比而不周同而不和私心勝而理義

亡是可
羞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以弱敵強以
下攻上以逆犯順

理勢皆不宜積三歲之久而不改由其志劉故也故
象曰安行也謂莫若安分而行之為愈言縱久而終
必无
成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與三其始无甚異但四居柔
乘墉之時犯非其分力又非敵

若不息必至于困此所謂知難而退者故得吉也春
秋晉納邾子于邾弗克納春秋美之正與此爻同義
但晉納邾子非力不能直以
非義而不敢其事為尤美

三大有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有之時驕則生非心奢則耗其財不能常保其富

有若在上之人當天下富庶之日恃其富强妄生事端或肆意宮室苑囿或開邊拓境遠事四夷以致海內虛耗者有之當是之時必得上有善政然後庶民得以安享其所有九二以陽剛中正之才為六五柔順之君所倚任衆陽之所同歸蓋上下皆賴以為安者由其弘毅之才足以任重而道遠大車以載任重也有攸往者道遠也故象曰積中不敗也不敗者无咎之謂也



謙

六十四卦六爻吉凶悔吝皆不能无如乾德最盛上九亦有悔惟謙卦六爻皆吉可見聖人至德莫有盛于謙者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禹之不矜不伐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徽柔懿恭望道如未之見吾夫

子出言輒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皆自謙也今之學者有隻能片善便自矜伐盍觀前聖行哉○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謙之義原于此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以一陽貫于五陰之中上下五陰似髮四

有橫簪聚髮之象蓋大臣居近君之位天下安危皆萃于一已之身當以身任天下之重不必疑慮若以小嫌懷疑有所顧慮則天下或不得其安樂矣若伊尹之阿衡周公之四國是道太甲之不惠成王之疑伊周固有所不暇恤惟盡已之忠誠而已此所以能成天下之豫樂也



動而說隨

程傳謂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朱子語錄云但當言動而說不當言說而動凡卦體卦

德皆從內說出去又曰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朱說良是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傳曰留藏澤中澤隨以動故

君子觀象隨時而動晝則自強夜則宴息朱義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語錄又曰既曰雷動何不曰君子以動作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隨時休息朱義為密

䷐ 蠱

程傳釋蠱之義固已詳備朱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此一語極是明切且諸爻義皆切當巽而止所以成蠱非治蠱也如卦之才有大善乃所以治蠱也利涉大川治蠱之道當備歷險阻艱難先甲後甲治蠱

者當新其始而預慮其終此
乃卦義諸爻義皆含此意

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蠱之時壞已極矣治蠱之道當思有以振作興起其民一新其

耳目而聳人之視聽可也康誥作新民之謂然必已德无疵然後可以新民苟已德未至雖欲民之興起民將不巳從也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居下而承上之事有子父之象

前人之緒已壞後人承之當研精極慮釐革舊弊一新制作然後可以振興一代之業如周宣王承厲王之後漢宣帝承武昭之後孔明治蜀承劉璋之後寬則濟之以猛不避艱險乃可謂之有子考得无咎厲終吉即利涉大川先甲後甲意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以陽剋而承六五之陰柔有母子之象但戒以不可貞則

與幹父小異然以巽順而得中道亦善幹蠱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以過剋未免小有悔能盡已之才非柔緩

无所事者故終无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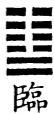
六四以陰居柔當蠱之時以寬濟寬苟且目前之小康不慮將

來之敗潰如漢唐季世執國柄者循習故常積之既久遂致壞爛而不可復救裕蠱往見吝之謂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五雖陰柔能用賢以治蠱最為善繼者也故有令譽○凡卦六爻皆

隨時取義或有爻義與卦義相表裏者蠱之類是也



臨

九二象曰咸臨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字疑衍命正理也九二以剛中而應六

五中正之君順乎正理以是而臨民宜无不利



觀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懷才抱藝

而處無位之地其道德器望為衆人所瞻仰夫君子之生斯世也欲行其道于天下所謂樂則行之乃其本志也既不得位道不能行則自省其身言行德業不愧君子之名則雖不得行其道于當時而亦可以淑來世所謂憂則違之也故象曰志未平也若孔孟是也

噬嗑

是卦之義譬之為治則強梗不服之人必除去然後其道可行梗化有大小之不同則除之自有難易之別若舜誅四凶周公伐淮奄何難之有若漢祖之除項王則所謂遇毒見傷者屢矣然義在必除雖或見傷義終无咎故四爻中噬有難易而終非凶吝也○初九與上九罪有大小之殊故刑之法亦有屢校荷校滅趾滅耳之等噬膚噬臍噬肝噬肉有難易則其時其人所遇不同終得吉而无咎蓋當噬而合之故也若光武之于囂述太宗之于充竇亦可謂艱貞矣未有如漢高之噬膚也

賁

小利有攸往

質本也文末也質體也文用也故質大而文小剝柔質也惟其相交是以成文无本

不立无文不行故
曰小利有攸往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明庶政離明之用也

无敢折獄艮止之不用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居下故有賁趾之象趾在身最居下舍車而徒善處賁不

過于浮華而得宜故象贊之曰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

六以二居中故有賁須之象須在趾之上頭面之下須于人身无損益于軀體但可

為儀表之飾周旋揖讓進退低昂皆隨面貌而動使人儀舉者文采容止可觀皆由于須故象亦贊曰從

上興也

六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居文明之極與二皆因劉柔交錯而成文賁之盛者也然又

恐其交之過故又戒以常得正則吉夫人質朴而不文故多致陵忽苟有威儀則儼然人望而敬之故象亦贊曰終莫之陵也言人不敢侮也乘興陵古人用韵不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昏媾

四已過中且為艮體將止其賁不敢

過于文反尚質素故人馬皆白且志應初九若不為九三所間則與初合以成其素志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此爻義只從舊說為平易六五以陰柔居

尊位不能自成其賁反求上九之才以施其文治若可羞吝然能尊賢貴德以黼黻文章其治化亦足謂

之賢矣故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處无位之地高尚其事不尚華飾以質素為賁甘受和白受采其賢于五

采彰施遠矣

六五上九

皆敦尚質素以白為賁素以為絢之意莊子云虛室生白白終貴于間色○小畜象君子

以懿文德大畜象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分明以威儀之辭為小以忠信德行為大彖辭言小利有攸往小字指文而言忠信為本禮奢寧儉自然有小大之分

 剥

上一畫陽如牀板蓋之狀下五陰列兩邊如牀足之狀故諸爻象多取剥床為象

 復

剝復二卦又程朱二
夫子傳義厥旨微矣

䷖ 无妄

彖辭不利有攸往初二二又皆以有往吉語若相悖
而意實相發明蓋惟无所往而後有所往若先有所
往即為妄而不可行矣

六二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言非有意于求利益也用天

豈計利而為之哉苟先有計利
之心即妄矣富者利益之謂也

䷌ 大畜

卦名大畜非謂畜乾小畜亦畜乾但小畜以一陰而
畜五陽又以巽順而止不能力制故名小畜大畜則

以二陰而畜四陽能以力制故名大畜此大小之別
觀小畜初二二陽爻皆以上進而得吉大畜初二二
陽爻皆以不進為利又彖辭不曰
健而止而曰能止健分別可見



觀頤自求口實

口實者已出入之物也此指言語飲食也彖辭釋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其義甚明所養兼人已而言口實自養專指已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亦只是推廣觀頤之意

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頤口象也夫子以六字盡蓋其義慎言語防妄出也

節飲食防妄入也妄入則生疾病能害其身妄出則興患必喪其德人能守口如瓶言語不妄出飲食不妄

入佩服六字惟謹則一生享用有不窮者矣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子嘗讀是爻傳義釋虎視眈眈

其欲逐逐二句終不可曉後見朱子語錄亦有不自滿足之義於是反復繹思頗得一說今具於後○凡人物之嗜欲莫甚於得食以養生大臣任天下之重其所願欲亦莫甚於求天下之賢俊以養民虎食六畜之肉以養其生而六畜非常供之物不可以易得為虎之計必須抖擻精神專意伺察以求外至之畜然後取而食之庶可以飽其所欲相逐而不絕稍或安然自肆不用明察則六畜深藏遠避虎不得食且饑而死矣大臣資天下之賢俊以養民而良才碩德韜光晦迹高蹈丘園不可以易致為大臣者必當明目達聰搜羅延聘然後得而用之庶可以遂其所願相繼而不窮苟或弛然怠惰不加諮訪則在野有遺

賢在位有曠職民不得其養而咎歸於已矣虎踞巖石之上而其志在於食六畜之肉故其目常眈眈然下視而望遠未嘗少瞑大臣居百司之上而其志在於求在野之賢故其心常瞭瞭然旁思而遠索未嘗少怠其象相類故爻辭借譬以覆解頤頤吉之義顛倒也以下而仰望於上為頤以上而反望於下為顛此據爻象而言非不美之稱故直謂之吉也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賢士所謂虎視眈眈也眈眈目精光耀貌賢才悲用於當時利澤永垂於後世所謂其欲逐逐也如周公之聖尚如此況六四之陰柔乎四句只是一意若如傳說虎視作立威嚴其欲又作一義文意似不粘綴又頤卦正是食物養生之義虎食彼之肉益已之欲以養生大臣取彼之才益已之才以養民其文意甚簡明且於頤卦義為切○顛頤吉六四居上而求在下陽剋之賢以賴其養位雖顛倒其義則吉也六四求賢之心誠能

如虎之用其明下視眈眈然其心常在於外求則其欲可逐逐而來養民之職稱矣又何咎責之有但如此解○又案荀九家艮為虎六四艮體有虎踞巖下之象○耽案韻會此耽字從目從尤說文云視近而志遠也以此証此爻義益明白本作眈从耳者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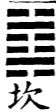
䷛ 大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以陰柔居人上當大過之時不自度已而好為過高難行

之事不知深則厲淺則揭不知隨宜進退乃至過涉以沒其身此乃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自取之也又奚咎焉○大抵大過之時已難得中若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固不可以常見君子於在已之可為者只有獨立不懼遊世無悶為過人而又得中舍此之外欲求為過人之行必流為異端索隱行怪矣據六爻而

論九二之老夫女妻雖稍賢於九五之老婦士夫然已非庸行之謹九四之棟隆雖頗安於九三之棟橈然又戒於有他之吝上六過涉不足言也獨初六以藉用白茅得免於咎然則夫人當大過之時惟守其素分庶乎其可免也○无咎象曰不可咎也程傳以為小人自取禍又將奚尤朱義以殺身成仁當之且以東漢黨錮諸人為證愚以為殺身成仁如比干之死合乎天理之正若黨錮諸公不能言遜以取禍過而失中何足取也當從程傳為是



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此彖辭上當脫一坎字作卦名伏羲畫卦時只是單坎字

及文王繫彖辭然後謂之習坎夫子之繫辭始釋曰習坎重險也若不加一坎字在上似以習坎為卦名

八卦中何曾有習坎卦

水流而不盈

此一句專釋坎字之義蓋惟不盈是以為坎陷而險若盈則平流通而達矣何坎陷

之有故九五曰坎不盈祇既平无咎盈科而後進之謂也

離

元亨利貞四者自有先後之序他卦皆然惟離卦先利貞亨雖傳義有說終未詳

咸

咸以通體而觀以坤之虛納乾之實

恒

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以全體而言純乾純坤對峙于上有天地父母之象乾交坤乾入坤中坤包乾外有夫婦肩嗣之象又繫辭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先天八卦方位也乾坤生六子八卦相交錯然後成六十四卦今觀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是也終坎離水火不相射是也下經首咸恒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是也終既濟未濟亦是水火不相射也○乾坤二卦有文言咸恒二卦夫子贊咸恒之義與他卦頗殊○咸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蓋惟心中無物故通而不塞物至隨感而應若先有物則靈塞而不通焉能有所感應乎○恒小象用東侵韻叶



遯

初六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當退藏以避之遯之

道以遠為貴如鳳鳥高翥爵祿不得縻贈繳不能及古今邈者未有若管寧適遠東正所謂肥遯无不利既不能遠則必為小人所染又曰不往何災何也蓋去則情迹皆見彼小人者惡其異已必以其所行相汙染寧能免乎不能遠去莫若遂不往彼小人者既不我虞亦不違忤故可沉晦以免患若甯武子之愚是也及其終也亦能免小人之災則與嘉遯肥遯同一歸也但有肥厲之異耳蓋所遇其時其地自有不同此六爻皆君子之事有夷險而无淺深也



大壯

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

凡過於剛勇惟施於克已則可施於他事皆不可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罔无也小人无忌憚故肆其壯而不顧君子而時中則視

其壯若无而不用也此君子小人之別也若如傳義說君子與小人相去不遠下文祇羊觸藩羸其角皆小人用壯之象也易中言君子小人皆以陽剛與陰柔對言乃善惡之分若所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此以位言恐非此文之義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六以柔順居下當進之時本非躁進者

故既進而又若有推抑之者蓋君子難進之象如此然當進之時故為之戒曰貞吉恐其汲汲求進而失正耳非六之才不足於此也罔孚裕无咎又以盡上文之義故小象贊之曰獨行正也又曰未受命也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正此謂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以中正和順之德遇

文明之君在上必求其進六二不以為喜反以為愁蓋志于功名富貴者則以進為喜以行道濟時為心

者則以為憂任大責重故也當進之時勢不可止故亦以貞吉為戒然與六五同德同氣相求不能不進

既得君而澤加於民必受重祿於其上始之愁先天下而憂後受福後天下而樂其憂其樂皆无預於已

也○初六六二皆有貞吉之戒皆非其不足初六尚可遲可速六二則有不容已者故終必得祿所居之

位不同也

六五失得勿恤

程傳謂人君委用天下之才不當自用明察朱義以為非愚謂文王罔攸兼於

庶言庶獄庶慎又曰文王罔敢知于茲恐亦是程傳之意

䷄ 明夷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爻義程朱說大異詳初二二

爻君子於行用拯馬壯等語與此爻于出門庭語相類似朱義近是爻意竊意入于左腹者人心屬左故曰左腹四居大臣之位猶不忍去及至見暗主之心終不開悟故不得已而亦出耳不如初六六二去之決而速也直至如六五則居至親至近之地不可得去非如箕子之守正鮮有不受禍者

䷤ 家人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言有物言有誠

信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則無物恒者常久而不變也言有誠實行可常久治家之本孰過于此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案韻書釋嚴也獨引易文

為證想他經傳無之若以會意求之字從口當是切切然責問眊眊不停之意家人家長主家事者一家之事各有職掌未有徒食而無其事者如農圃不治則責諸奴紡績不修則問之婢以至倉庾耗庫藏缺若弟若子各有任其事者皆所當責問也既以事不理而受責宜有悔而心不安然既受責問則必恪共乃職所職既修則和睦如故所以終得吉也若婦子嘻嘻惟務笑樂不思治事雖一時懽悅及至怠荒不及修整其終羞吝甚矣然則嚴切者和樂之本安恬者悔吝之基武侯承劉璋闇弱柔緩之後用法尚嚴蜀大治其言曰政寬則民慢慢則加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恩恩威並施寬猛相濟政之善也治家猶治國與

三三 睽

九二遇主于巷九四遇元夫六三象曰无初有終遇剛

也劉柔相應乃易中大義惟睽卦不然程子曰睽離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劉柔相戾之意勝故初九與九

四乃以同德相遇二與五為正應亦曰遇不惟爻辭而小象釋九三亦曰遇劉六三與上九本陰陽正應

若依他卦凡例當云應劉而亦依爻辭曰遇劉案春秋書法盟會則有嘉禮不能備禮則書遇蓋當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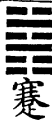
乖離之時患難急遽之際相求相合不過欲宛轉曲成其事在禮雖苟簡而於情則甚切至是道也其項

伯子房鴻門之遇與孔明請適吳見孫將軍之時乎

上九象曰羣疑亡也

羣疑指上文豕負塗鬼一車張弧匪寇之類昔人見弓影疑蛇得疾

再見是弓
疾愈是也



見險而知止曰蹇故彖稱之知矣哉
遇險而止不能進曰蒙若童稚然



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案无所往三字一句非卦辭原

經文乃後人釋利西南一句言難解之後但利於平易之地他无所往也後世傳說遂誤寫入經文中何以知之无所往與有攸往正相反不應一卦辭中疊出一也若果作无所往之義如傳義所釋之句亦當作勿用有攸往或云不利有攸往不應作无所往无所往一句非文王時文法文王時語典重簡質至夫

子時文辭始敷暢據六十四卦爻辭中无此等句法
二也凡彖辭釋卦辭句句字字有着落精密詳明无
一字不釋豈有一句全不釋者知其非原卦辭必矣
三也大意謂難解之後但置民於簡易之地不當更
有作為惟復先王之舊政而已其間或有大節當更
改者亦宜及時早與更定不可延滯以擾民也○姑
以武王武成之書証之利西南如歸馬放牛之類以
示民不復有所往也其來復吉如反商政政由舊是
也有攸往夙吉如列爵惟五以下等
事皆克商之後即舉行不待他日也

彖曰利西南往得衆也

程傳曰不言无所往者省文爾此小象之例彖辭無省文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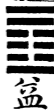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

當難解之時正思擇賢居位以安民六三以陰柔居民上身尚不能

自安何能安民師上九小人勿用此意互相發



損



益

損益二卦本因損下益上損上益下而得名益名美損名不美然損六爻多善益六爻不甚善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蓋人自滿是惡德也故招損滿為體質損其應也今以損為體質由損道而行宜多善事謙吉德也故受益謙為體質益其應也今以益為體質無益上加益之理以求益而行安能盡善○損益二字就人身而言損莫先於克去已私益莫大於進德修業貧富貴賤所不論也○損益二字正相反損彼則益此損此則益彼此盈則彼虛此虛則彼盈未有盡善盡美者惟所謂弗損益之无損於已有益於人乃為盡善如教民節儉使省減浮華敦尚質朴則民生益厚教民禮義使革去舊染日新取德則

民德益崇凡若此類皆可謂之弗損益之然此非賢才不能故於損卦惟九二上九二爻凡兩見乃損道之至善非陰柔所能初九曰酌損之亦是稍含此意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繫辭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雖於此爻發此義其實一書之樞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爻辭幾于卦辭

故象特舉而贊之意亦可見相敵可見損道之至善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相益迅速不遲君子

法之見善則即遷知過必速改不可猶豫聖人有此意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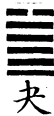
當損上益下之時六

三居民上當用此道以益民必用凶事者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孟子曰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則是豐年樂歲富家巨室何用益之凶事謂貧弱細民鰥寡孤獨及凶年饑歲民有餓殍此類乃凶事也正宜開倉廩以賑貧乏補不足助不給是也為民上者所當行何咎之有六三居劉志劉恐其自任非誠心故戒以宜有誠心又合中道然後可告公而通其誠信也若齊之田氏以公量入以私量出豈非損上益下之事但其志欲收人心以圖篡奪豈有孚中行乎其咎大矣若孟子告齊王發棠以賑民正所謂益之用凶事有孚中行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中行告公承六三上文而言不言有孚者

四居柔志柔無自任之失故不言也言遷國者凶事莫大於此也如太王遷岐公劉遷邠盤庚遷殷棄已之成業而遠徙於未立室家之地勞其心力損上甚矣欲與下民圖永久之安後益莫大焉依安也于京斯依之依二爻皆言告公不及王者王公降殺只一等告公則必達於王也○六三小象固有之也謂職分所當為也六四小象以益志也言以益下為心也○三四皆不中故皆有中行之戒



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居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猶積也德猶既

所以德之德謂惠澤也忌疾也在上之人散財穀以調給於民乃在上之德惠也觀夫之象當散其所有以及民若居積其德惠而不散則在下之民皆疾惡之矣下一句覆解上一句之義

上六无號終有凶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詳味此爻若如傳義說似為小人謀恐只依卦

辭字號有厲之意言雖是五陽決去一陰尚存且居五陽之上為君子之計當顯揚於眾若有危急之勢以決去之苟或默然養禍則其終必致凶患唐五王不去武三思卒為所殺於此爻理義絕相類○如月幾望君子征凶等語皆為君子謀彖辭曰利有攸往劉長乃終也可見聖人之情欲小人盡化為君子何嘗慮小人有凶也但如此說

姤

爻取包魚包瓜未審有何取象

萃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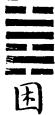
一握指三陰也朋友相握手之義昔闕張與先主交忠誠貫日月後先主得孔明每共語二人不悅先主

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二人始不復言闕張尚然况常人乎且其若號則為笑也



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傳依卦象坤有順德說意甚是本義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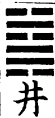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九二與九五同

德必相求但當困時只宜固守中德不可作為躁動求進晦養俟時故曰困于酒食言他無作為但飲食

以養生而待需卦亦以飲食明待時之義九二朱紋指五九五赤紱指二皆言享祭蓋二五皆中實有孚誠之象故皆以祭祀言也○升萃二卦言用禴亦在五爻既濟言禴祭亦在五爻○彖不釋无咎二字吉之義可以包无咎也○當是脫无咎二字



井

彖辭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亦當作脫文蓋卦義大語簡質而義理包括無窮故彖辭釋卦義詳明不畧復加推行理益无盡間有一二卦或一二句不言皆當作脫誤非是省文爻義小故小象或舉一語以包其餘或舉急而畧緩或舉大以包小故有省文也



草

九四一爻當革之時為最盛乾文言曰乾道乃革蓋內卦已成外卦始畫又重卦之初其時其位正宜革也



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位端莊在位也凝聚也象鼎中之實也烹飪美味謂和聚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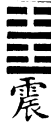
鼎腹法之亦聚其理義於心命正理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陰陽二爻在鼎

卦中當作水火者二者備然後可烹飪關一則不成烹飪初與四二與五皆陰陽相應水火既濟惟九三與上九皆陽而不應故有耳革行塞不食之象然三有才而巽順九五明君必來求故又有方雨虧悔終

吉之象悔亡无悔悔盡亡而无也虧悔者
悔本有必虧之而後无用力艱難之辭也



震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億度也不信之

億事未至未著而先謀度之謂億與不億不信字義
同言反顧而懼其來預度其勢不敵必喪吾所有但
當遠避不可與
爭過則自復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億者知二陽之進及其未至而先事

謀度其所以待之之道也无喪者度其在已居中而
履君位守中德而無失則亦未至於失位也有事者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古
之制也二陽相繼而進皆可謂之暴客也若夫修車

馬備器械詰爾戎兵不忘儆懼莫非事也二陽之進
又度其勢之輕重緩急若何亦隨其輕重以待之五
君位也四與初臣位如其至未敢輕犯或可前以守
分則惡者可化為善梗者可變為悖或凶逆不悛則
我有禦侮之具大則誅夷小則貶竄皆可得无喪也
六五爻象占辭與六二大同小異二言來厲五言往
來厲二反顧只一陽五內顧有二陽陽性上進皆能
至此是前者既往而後者復來也故先事而度之雖
不至於失位亦必有所事億先事預度也喪失位也
二言喪貝指所有之資寶也五不言所喪謂失位也
言雖無所失亦不忘所事所事謂常存恐懼警戒之
意而勿失在己之中德也五之危象重于二而占辭
反輕者五君位非二可比况先事而知警備雖劉暴
之來亦未敢輕犯理勢然也但細玩象辭可見○六
二震來厲指初九一陽在下震動而來可為危懼六
五震往來厲只多九四一陽為前往其餘三字與六

三同爻象甚分明何用別說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二內顧只一陽故曰

乘剛也雖億喪見惟遠避候既過則勿逐自復五下視有二陽先者既過而後者續來視二為甚危故曰危行也王者居中而保治五有中德凡禦備之方皆合中道而无過不及之愆圖度施為莫助之者惟自幹運于由衷皆所謂其事在中也大无喪者聖人之大寶曰位故莫大于君位富有四海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皆欲保全而不失所謂大無喪也視六二喪貝誠小大之不侔矣細玩象辭其義益明○當震動之時柔中之君能盡中道以保其位亦可謂善知震之道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昏

媾有言

隣指五震之來先五而後及六可以預圖而免咎

䷬ 艮

震九四遂泥艮九三薰心大抵陽陷陰中多不吉況此二爻以一陽陷四陰之中何能得吉震九四遂泥躁于進而不知所之艮九三薰心局於止而不知進退○震以先動為可驚艮以終止為敦篤諸爻皆含此意○六五象中正或作正中

彖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八純卦皆然獨於艮卦發者惟其無應與故止也他卦義

不相涉言各有當也

䷴ 漸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此卦六爻皆取

象於鴻者鴻之為鳥固知時有序寒來暑往則自北以漸而之南寒往暑來則由南以漸而之北其進以漸未嘗驟至故取以為象也由初六自干而惕而桷而陵而達皆以漸進而獲安惟九三進于陸而不安陸乃人所經行之路鴻進至此宜不安九三劉而不中又居止之極乃人之劉慢自任昏愚不移不知遷善者既無正應又昵比于六四而與之合猶夫婦不以正道而苟合也夫而苟合必不能反于善道婦而苟合必无孕嗣之理其凶宜矣至六四爻辭乃或得其桷无咎何也夫主家者也夫既正矣患婦之不正夫不能自正則夫倡而婦隨之奚責婦之為故聖人責夫而不責婦於小畜九三六四亦然九三輿脫輻夫妻反目小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此責夫而不責婦也程傳曰三自為也朱子本義不辭只引程

子之言皆責夫而不責婦也恒六五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家人上九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莫非責夫之意是乃人倫之大義正家之要道因是而詳辯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達雲路也羽喻所行也有儀而可象之謂

儀法則也鴻飛布空如書字然可觀而不可亂干磐桶陵人皆可及至於雲路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此喻賢達之高致人仰望而不可及但取其所以為法則而已


歸妹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二有賢德而配不良惟居幽守正而已衛莊姜不見答於

莊公其詩曰我思古人俾無訖兮此爻頗相似



卦有涉刑獄者四皆有離明噬嗑賁豐旅是也舜命皋陶曰惟明克允刑獄人命所係苟不明慎則枉濫者多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陰柔處於卑下旅困之時上有正應而不見恤取災宜也

黎侯寓衛日久不見救援其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及魯昭公寓於乾侯正此義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負

六二柔順中正又艮體止而得中則得其所止

資在內指初六童僕在外指九三蓋能得內外之助旅寓之時雖非安宅然聖賢亦有不免管寧客於公

孫度先主寓於劉表或益崇其德
或卒遂其志亦在乎善處何如耳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凡卦爻陽劉皆勝陰柔惟旅卦不然二五

皆以柔順得吉三上皆以陽劉致凶蓋人無棲身之地不得已而依於他人豈得恃其劉明管寧適遼東戒王烈勿用明察此深識時勢者六爻六五最善二次之上九最凶三次之九四雖得其處姑足以安其身而已以劉明之才欲設施事業豈得盡遂其志劉玄德客荊州解肉不消未免泣下正所謂我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六五有文明中順之德而上下與之故當旅時雖暫

有小失而終遂其大慶晉亡人旅于諸侯雖辱於野人逼于曹而終反國成伯業正所謂亡一矢而終得

譽命由其輔佐皆賢才而无失德故也六二六五二爻晉重耳似之



九二巽在牀下

凡卦中如黃牛金矢釋中順剛直之類分明繫辭本意若此卦九二上九兩言

巽在牀下只是卑諂之甚何用貼說昔小人極其卑諂之態如所謂鼠伏蟻屈佞辭泉湧與巽在牀下迴異巽亦有牀象上二陽畫象牀板下一陰象牀足

九三頻巽吝

復六三頻復厲无咎巽九三頻巽吝巽雖良德與復不同復乃遷善改過之謂雖頻

其義无咎恭近於禮乃遠耻辱足恭則取羞吝



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

民勸矣哉

說雖吉德亦不宜過若過說施之君臣則流于諂媚施于父子兄弟亦忘其諫諍施之夫

婦則溺于私昵施之朋友則為善柔便辟而非責善皆不可惟施于民則无不可民過說則政治益隆民益說則邦基彌固或曰朋友不可過說象辭乃以朋友講習言何也以講明理義為說可也以交接相說不可也○兌說也人當喜說之時劉則有節柔則无度故此卦初二及四五爻皆以劉陽而得吉三上二爻皆以陰柔而致凶來兌者以和說求媚于人流蕩忘反之人其凶宜也六三居一體之上其凶如此上九居重卦之上又說之終是說而又說終不知止其凶當甚于六三而不言凶者恐引兌下脫一凶咎悔吝等字或云亦有不言凶而凶可知如小畜九三輿脫輻夫妻反目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

歲不覲如此類占具象中雖不言凶而凶已見非引兌之比也



渙

渙散也其義有當散者有不可散者在人身而言氣鬱結而不散則成疾發散而為汗則氣舒而體平私欲窒塞則害德散之則性融而天理流行在政治而言則可收合而不可散莫若人心萃人心莫如宗廟祭祀得人心莫如散居積以濟民故卦爻辭義皆具此意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六四居大臣之正位上輔九五中正

之君當離散之時能使其民羣聚而不散誠大善而吉然其事須是渙其有丘丘聚也在上之缺積如丘山之高大仁者散財以得民不如是不可以合人心如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是也常人之情孰

不謂積財以充國用而賢人高識則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非平常之人思慮所能及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言人心離散之時人君當布其號令以新天下

之耳目疎其視聽使決洽于人心然必散王者之居積以與民始可以得其心不然未免有過咎六四之元吉亦歸之九五九五之渙王居亦不出六四之渙有丘程傳言四五爻義通言之已舍此意但有丘王居之說各異耳○利涉大川風行水上舟楫濟川便利之象



五經蠹測卷一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貢生臣孟啟疆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貢生臣孟啟疆